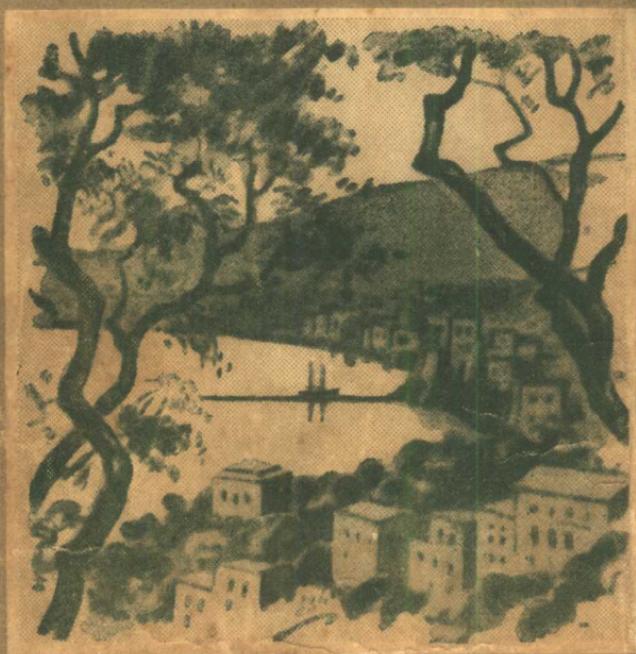


СКАЗКИ оБ ИТАЛИИ



譯望筆孫 著基爾高·M

意大利的事故

潮鋒出版社刊行

820(2)
001404

意大的利的事故

譯 塔 肇 孫 著 基 爾 高 · M



潮鋒版

○五九一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排付月三年〇五九一
版出月六年〇五九一

經排發裝原
售印行版譯著者
者者兼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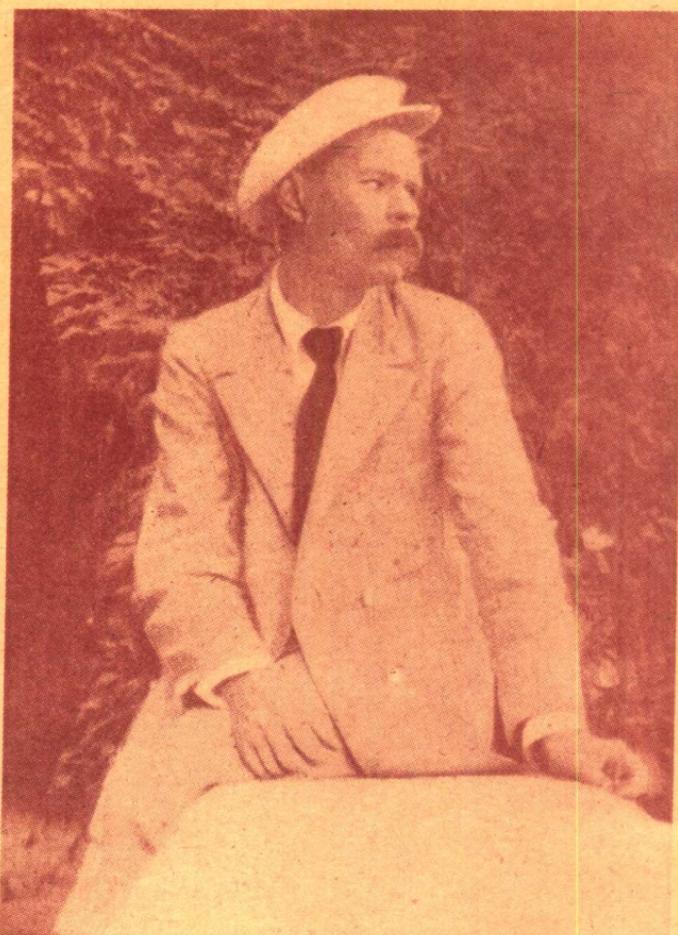
至各地聯合大營書店
各處印刷社所生
治豐印春出
盧上海九江路
潮峰號
上張蘇肇爾
M · 高爾
·

元壹拾：價定本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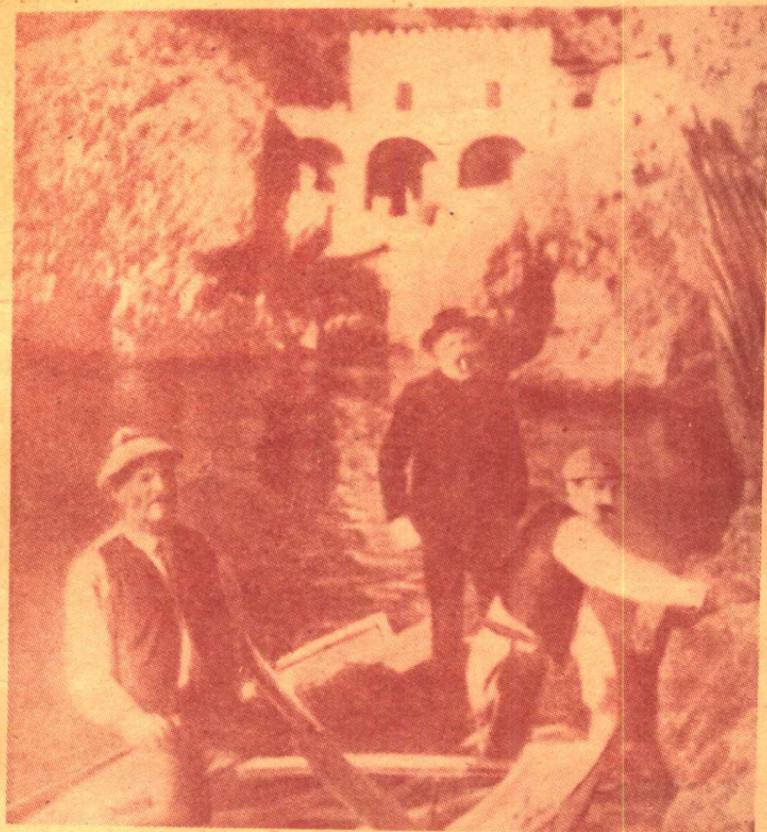
No. 37 : 訂編書本

甲 1—3,000. B.

CAE52/05



高爾基在意大利卡普里島 (1913年)



高爾基與卡普里島漁夫同攝 (1906年)

事故的大利

M 孫 ★
高 肇
基 爾 威
著 譯 ★

本書是高爾基舊居於意大利——歐洲一個最美麗的國家——時所作。作者站在社會主義的新道主義的立場，在本書中寫出了漾溢着對於人生的歡呼和勞動的讚美詩篇。正如作家所說：「沒有一種改革比輕生活本身所創造的才好」。全書分三部分，計有短篇故事二十一篇，完至極據俄文原本新譯，並附有蘇聯現代藝術家，茨基列夫斯基所作插繪圖畫，及序言。

集全基斯夫洛特斯奧 A.H.

★ 誰出年九四九一翻蘇★

的成鍊樣怎是鐵鋼

譯蘇肇珠·金禾

在這部曾獲列寧獎章嘉勳世界文藝名著中，作者說明了在偉大的十月革命裏，在和反動資本家，帝國主義者，武裝干涉者，地主，匪徒和形式式的民族主義者的階級意識，怎樣鍛成了工人農民英雄，怎樣鍛成了鋼鐵的人。此書之中譯本曾兩度出版（根據日、英譯本，慮讀者指正內容頗多謬誤殘缺，現根據全集原文，澈底重譯）。（附 H.O. 柯洛文插繪五幅）

暴風雨所誕生

譯金禾

此書是上書的姊妹作，作者在一個英美壯烈的故事中描寫了一羣烏克蘭的革命工作者怎樣地把祖國黑手中搶回，傳誦一時。（附 H.O. 柯洛文插繪一幅）

演講·文論·簡集

譯蘇肇珠

H.A. 庫斯夫洛特斯基的作品以前於蘇聯的只有上面兩部小說。以前九二九年蘇聯國家文藝出版社編寫了他生前的演講，論文以及有關他革命的書信，出版了 H.A. 庫斯夫洛特斯基全集。現在本社將他的演講，論文書信部分一并加以翻譯出版，以便讀者可以以比較那部他本人即是其中主角的一部別是怎樣鍛成的，參照閱讀。當可瞭解這位盲目殘廢的天才戰士作家的一生艱苦奮鬥經過，對於在苦難競爭建設熱潮中的新中國會是有益的。（將出）

湖南出版社

目 次

高爾基在意大利卡普里島之攝影	卷首	1	
高爾基與卡普里島漁夫同攝之影	卷首	2	
原序	3	3	
意大利的故事(一—十七)	7	7	
本書各篇原文出處表	249	249	
譯後記	251	251	
插繪八幅(A·莫基列夫斯基作)			
(一)封面	(二)題頁	(三)16—17	(四)40—41
(五)90—91	(六)108—109	(七)176—177	(八)232—233

沒有一種故事，較之生
活本身所創造的更好。

——安徒生

獻給我的母親——譯者

原序

M·高爾基的名字，是足夠聞名的；關於他，沒有什末更新的東西可講。

意大利的故事是他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三年那些年代當中寫成的，當時他正住在意大利——歐洲大陸的一個最美麗國度裏。

從本質上來講，這並不是些「故事」，換句話說，這並不是這樣一個人的幻想的遊戲；就是這個人太被嚴峻的現實或是沉重的生之厭倦所磨折和困憊，他爲了想用自己想像的力量來安慰自己和親近的人，就創造出另一種更明麗，更盛大，更可愛，更親切，或是甚至就是更可怕的生活；這些故事，也不是作者的「虛構」，想在這種虛構當中隱藏着教訓或者是含蓄着尖刻的真理，正像在著名的伏爾泰（Voltaire），拉布奈（Rabelais），莎爾梯科夫，謝德林以及其他許多作家的奇異和聰明的故事中所作的一樣。高爾基的「故事」，這是現實生活的圖景，正像他在意大利所見到的那樣，他稱這些圖景是故事，只不過是因爲意大利的大自然，意大利人民的習俗，還有意大利人民的

整個生活——很少和俄國的生活想像，因此對於一個普通的俄國人，它們實在像是些故事。

可能，作者更多地粉飾了意大利人，但是他們這個國度的大自然是那樣美，因此它的人民，自然也好像比他們在實際當中更美。但一般地講起來，多少將人粉飾一下——這個罪過並不大；因為人們太頻繁地和頑強地聽到這樣講，他們是太壞了，而差不多完全忘記，就是他們，——按照他們的願望講起來，——是可能變得更好的。

假如對人永遠只講着他們的缺點的苦痛的真理，——這樣表示出他們是些陰鬱的美人，那他們會像野獸一樣地互相害怕，和完全失掉對親近的人的信心，尊敬和興趣，——而這些感情在他們身上又是不很發達的。真實——這是必要的，它的火，鍛鍊了堅強的心靈，使得它更加有力，可是，在我們當中堅強的心靈並不很多，而脆弱的心靈裏，由於真理的火灼，只出現了許多惡意，憎惡的病態的氣泡，引起了易怒的自尊心的疥癬。在人們當中，除掉大的缺點之外，還有許多小的優點，這正是人在自己身上非常緩慢和用了很大的苦難而造成的優點，——這些優點是必要的，——有時候，要加以修飾，要加以誇張，以便提高它們的意義，使美德的幼芽的美麗盛開出來；這些幼芽——我們可以想信！——要隨着時間而更加茂盛和明鮮地生長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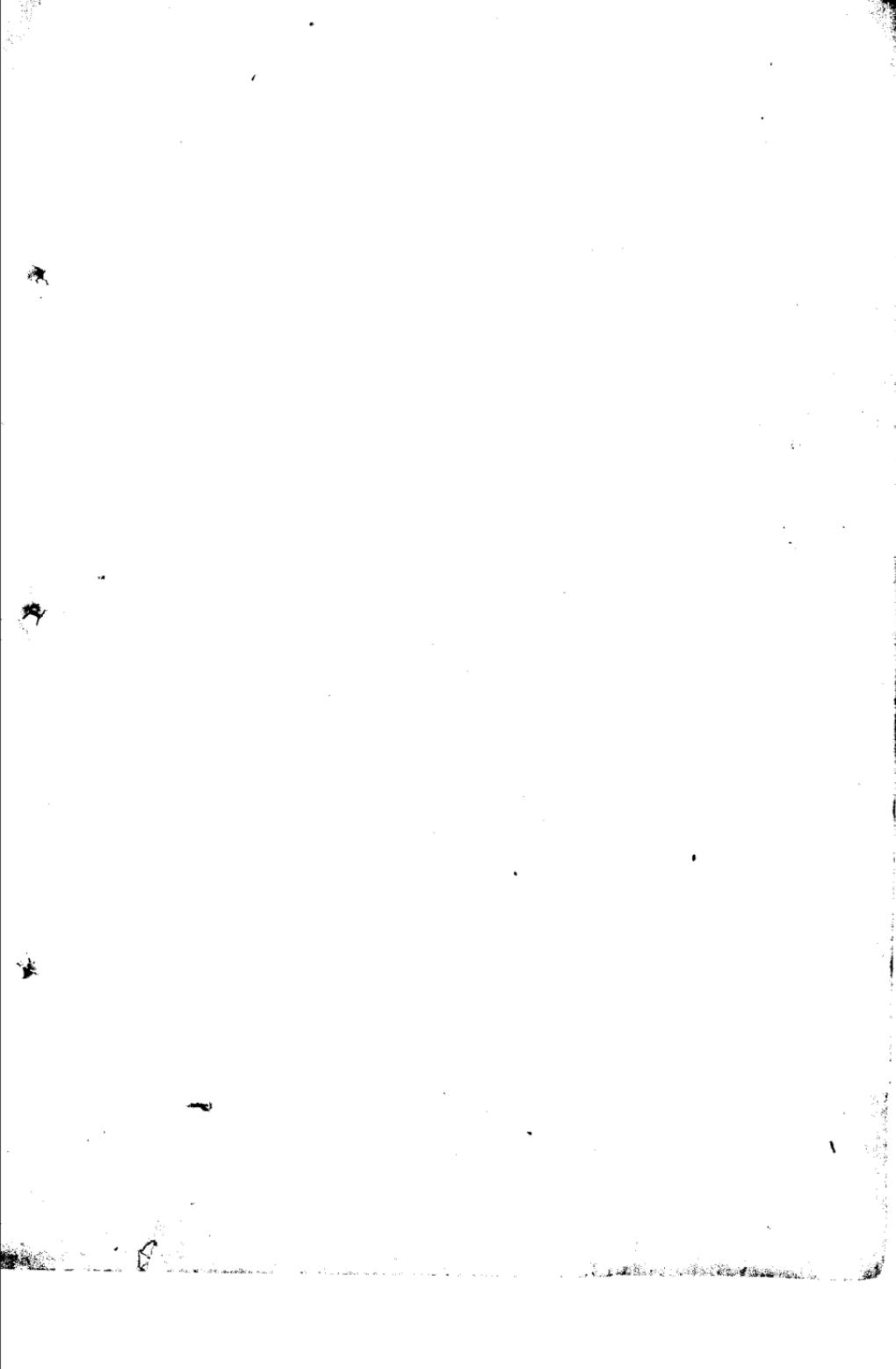
我們深切地關心着花朵，我們熱烈地愛許多其他美麗無用的東西，正像愛花一樣，但對於人的心靈，對於人的心，——我們不善於像應該那樣地親切地去關心它。

應該學會這樣，——人，雖然有着不順眼的地方，——但無論怎樣——還是大地上最偉大的東西。

假使人們知道，他們是怎樣不好，——這就是一個真實的保證，他們會更加好起來的。

對人的非難——是必要的，但是對人的讚揚，也更加必要，也許，它比非難還更重要。

此篇序文係 儒基先生所譯，原載于時代書報出版社的高爾基研究年刊（一九四七年）裏面，現徵得時代社的同意，轉刊于此，詳譯後記。——譯者



在那波利，電車駕工罷工了：利維列·克亞伊的全線路軌上延展着空電車的行列，而在勝利廣場上聚集着大羣的電車司機和售票員——全都是興奮而嘈囁、像水銀一般活潑的那波利人。在他們的頭頂上，在公園的鐵柵上面，一股像利劍一樣細薄的噴泉閃耀在半空，而他們的四周敵意地包围着一大羣有事要到這大城市的各端去的人們。這些店員、職工、小商人、和裁縫們全都憤恨地大聲叱罵着罷工者們。激怒的話語、惡毒的諷嘲喧嚷着，手臂不斷地揮動着，那些那波利人便用了這個、像用滔滔不絕的話語一樣，激昂而利口地說着話。

從海上吹來了一片和風，市立公園的大棕櫚樹輕曳地搖擺着扇子形的濃綠枝葉，奇形的樹幹活像怪獸巨象的粗笨的腿。兒童們——那波利街頭的半裸的孩子們——雀兒般跳躍着，喊叫和嬉笑聲充溢着空間。

城市，宛如一幅陳舊的版畫，舒暢地被炎熱的陽光灌注着，一切像一架大風琴似的在歌唱；海

灣裏的碧波擊拍着岸石，轟擊的呼噓伴奏着輕微的低語——像小皮鼓在敲打。

罷工者們陰鬱地彼此擠在一起，幾乎全不理睬羣衆激怒的叫罵，有的攀上公園的鐵柵，不安地從人羣頭上向街上張望，使人想起一羣被獵犬包圍了的狼。大家都明白，這些穿着一色制服的人，彼此緊緊地團結着，遵守着不可動搖的決議。他們決不妥協，而這就更激怒了羣衆。但在羣衆之中也不乏一些哲學家：悠閒地抽着煙，在勸說着那些過度熱心反對罷工的人：

「喂，先生！如果沒有足夠的通心粉喂飽孩子，又有什麼辦法？」

一羣市警察穿着華美的制服、三三兩兩的站立着，監視着羣衆不讓妨礙車馬交通。他們嚴格地保守中立，以同樣心平氣和的態度望着責難者和被責難者，當舉動或叫囂太過分時，他們便和善地向這一方或那一方逗笑解嘲。爲了預防發生嚴重衝突，在狹街上沿着屋牆，站着了一小隊手持短鎗和輕武器的鎗警。這一羣戴着三角帽、披了短披肩，褲子上都有紅得像兩條血流似的布條的人們，樣子相當兇狠。

叫罵、嘲笑、叱責和勸告——突然一下子靜了下來，在羣衆上面湧來了一種新鮮的、好似調劑人們空氣的思潮——罷工者們更加陰鬱地張望着，同時擠得更緊，羣衆中傳出了一片喊叫：

「軍隊！」

歡迎的叫喊傳發起來，但聽見一片嘲笑和狂喜的口哨聲直向罷工者們飛來。一個穿淡灰色便衣

，戴巴拿馬帽子的胖子，礮着腳在鋪石上跳起舞來。售票員和司機緩慢地穿過羣衆，向電車走去，有的跳上了月台——他們顯得更加陰沉，對羣衆叫喊的答覆——是粗聲的呵叱，趕着叫人讓路。靜寂於是開始。

以輕快的跳舞步法，從聖·洛奇亞海邊開來了一小隊灰色的軍隊，踏着整齊的步伐聲，機械似地一齊揮動着左手，他們彷彿是由鐵皮和青鉛做成像發條玩具似的。他們的騎哨是個漂亮高大的軍官，帶着盛氣的肩尖和輕蔑地扭歪的嘴。和他並肩帶跳疾走着一個戴圓頂帽子的胖子，在空中劃着無數手勢，不斷的在講着些什麼。

羣衆從電車旁退開——軍隊，像灰色的玻璃珠一樣沿着電車散了開來，企圖爬上月台，可是月台上已經屹立着罷工者。

那個戴圓頂帽的，還有聚在他身邊的一批結實的人，拼命的揮着手，叫道：

「最後一次了……Ultima volta! 聽見嗎？」

軍官，低垂着頭厭惡地擦着鬍子；可是那個人揮着圓頂帽向他直奔過來，嘎聲地向他呼叫了一些什末。軍官斜目的看着他，於是立直身體，挺起胸膛——發出響亮的命令字句。

於是兵士每兩人一組，開始躍登電車的月台，而同時司機和售票員都從上面湧了下來。

（意語，即最後一次意。——譯者）